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刑部彙編官常典

第二百一十五卷目錄

公輔部名臣列傳四十五

宋十一

王存

呂大防

韓維

趙鼎

劉摯

朱十一

王存

呂大防

韓維

趙鼎

劉摯

朱十一

王存

呂大防

韓維

趙鼎

劉摯

朱十一

王存

呂大防

韓維

趙鼎

劉摯

朱十一

王存

聽直而奏事自存知也明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同修

國史判太常寺論間丘合祭天地為非古制親躬

北郊如周禮官制行神宗切於用人存請自監軍以

來羣臣豫論事得非其詳謀誤布而情實納忠非大

過者國材名權以備官使誨令神宗悉收拔者甚衆

又言赦令出上意而比成議法治獄者多乞之以救

原罪深官司禁滿本防諷此而少死問衆一切杜絕

皆非便也執政不恤五年還罷國直學士知開封

府京師並河居人監繫汴隄以自廣或請令培築復

故又按氏應佐官道者便撤之一課出自中人既有

詔矣存曰此言職也言之之即日其後都人驕呼

相慶進補密直學士改兵部尚書轉戶部神宗別旨

字立水粉飯則賈不歸時告備宰相來問復從之兵

部太僕寺請內外馬事得專差母隸焉即存言如此

官制壞矣先帝正者臺等監之職使相臨制不可徇

有司自便而害已成之法元祐初還戶部固辭不受

二年拜中大夫尚書右丞三年遷左丞有建議罷散

畿內保甲者存言今京師兵精益削又廢保甲不救

非國家根本久久之計且先帝不憚艱難而為之既

已就指無故而廢之不可門下侍郎韓維能存言去

一正人天下夫望忠謹道氣識邪之人事進矣又論

杜純不當罷待御史王觀不當罷諫官四方奏獻大

辟制援按比諸貨都而廢以無可矜恕之存曰此

祖宗制也有引試未先帝諒謂律例經術

之意而決而此後十年水官備還故道存爭之曰故

道已斷水性越下徒費財力恐無成功卒報其後蔡

確以詩怨謫有范純仁欲薄其罪確既貶新州存

亦罷以端明殿學士知紹州始存之獲兵部確力也

至是為確罷士大夫始知其能懷怨遂益加政殿學

士知揚州揚州相去一水用故相例得輿道至家

出船給鄉里又具酒食召故父老親與劇詐鄉黨

傳為美談召為吏部尚書時在廷朋黨之論熾熾存

為哲宗言人臣朋黨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濫及善

人慶曆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為黨頗仁

宗明不為所惑今日果有進此說者願陛下察之

由是復與任事者屏除知大名府改知杭州紹聖初

韓大抵舉崇觀間遷右正議大夫致仕舊制當得東

官保儲謀者指存者議遠西遷大夫致仕舊制當得東

而降遷韓大夫存者傳近世學者長為公卿而祭祀

其先但備燕人之制及歸老萊居督學於廟建中靖

國元年卒年七十九贈左銀青光祿大夫存性寬厚

平若何惇惇不為諂敬之至其所守確不可奪司馬

光若曰並韓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

趙鼎

按宋史本傳字大觀其先處州東城人父剛太子

賓客從風期之致居縣舉進士第調主州司戶參軍

移鳳泉令相主田修學宮士百遠而至改知夏縣作

八縣堂者古賢令長治遠以十萬水訟悉民知未

呂益基大遷遷田歲省科數數十萬水訟悉民知未

比召赴廷上書博王知鳳州韓以威威強者聲威而

難守不若令之而建郡於文川條其詳為因山別

錄後殿軍中朝廷經理西南就取其書考焉遂尚

書田田員外郎累官至年年初自都官員外郎除授待



派大防始均出納以平其事轉聞詔立法禁命一路委輸相於官樂給之黃城外控汝川與敵相接大防據要置憲焉為之防禁山之樞要以嚴敵賊鋒鋒鐵稱其王在才入權監鐵判官英宗即位故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出入大防與范純仁姓名為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實未亂四方之望者有五選用大臣而權不歸上臣使老而不得辭退外屬驕蹇而不擇將帥諱諱之臣使公闕失而大臣沮之竊場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賞異域而獲罪者又言富弼足解機務兼十餘上而不納張昇年幾八十聰明已耗衰乞骸骨而不從英宗有二年之喪以子召之者再遣使召之者又再程數辭老不能守邊恐死棄上致以尸柩還家為請亦不許降下欲盡君臣之分使病者得休養者得於老者得盡其餘年則邊患雖難亦何必過為虛飾使四人之誠不得自達都是藏京師大木大防曰雨水之患至入宮城蓋臣情失職刑罰失平會執政議讓王稱考大防上言先帝起陛下為皇子館於宮中患凡之命結言在耳皇太后上言知所託政使先帝萬壽陛下猶為皇子則安穩之福倍於親不疑豈可生以為子而而待之哉夫人君即節之始宜有至公大義厭服天下以結其心今大臣若欲加王以非正之號使陛下顧私恩而違公議非所以結天下之心也章崇十數上出知休寧縣御史立通判通州監軍元年知涪州為河北轉運副使召直舍人院轉封宣撫使西命為判官又象

河東宣撫判官除知制誥四年知邠州大防欲城河外荒堆若禁諸不可守大防固戍兵修營障有不能者斬以徇會慶歲兵亂時年聖大防亦知制誥以太常博士知鄆州軍數月徙知華州華獄推自山屬渭河被書者衆大防奏疏復經實史以驗時事其略曰畏天之威守時保之先王所以興也我生不有命在天後王所以壞也書云惟先格王正事順仰承天威俯仰時變為社稷主計除陰謀間待制知秦州元豐初徙水興神宗以言星求言大防陳三說九宜曰治本曰緩本曰納言養民教士重穀治本之宜三也治邊治兵緩本之宜二也廣受言之宜四也罵數千言時用兵西夏調度百出有不便者輒上開務在寬民及兵罷力比地略為饒饒無須亦無之絕運直學士居數年知成府都督宗位召為翰林學士權開封府有僧誣民取財囚訟至庭下驗始得情命抱其獄仰其所校之他執執者若遁去俾得美升使其使點點頗及朝廷大防密揭其隱事詰之曰北朝試進士至心獨獨厭不知此題於書何出使館還訪以待選之計且曰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壁終慮孤懸難保崇之則歸國守之又有後悔為當奈何大防曰夏本無能為然慮邊使而不布誠款者蓋料我急於議和耳今使者到則宜令押伴臣檢扣其不賀登極以觀觀意足以測情偽矣新收疆土讓者多言可棄此慮之不熟也至於守禦之策惟擇將帥為先太祖用姚內斌黃遷壽守環慶西人不取人侵首

以州之力無敵而有餘今九州之大勢遠而不足由是言之有於得人布已元祐元年拜尚書右丞是時中書侍郎封還詔公西夷兵奇唐元以爲中國大將免章言結起邊大防命洮州諸路為中國致計生擒上言呂公著年老乞休上曰欲罷卿京師手札審訪至於四五起拜大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提舉修神宗崇寧錄大防見哲宗年益壯日以進學為急請教讀讀官取仁宗崇寧御書解得之其於生父又擬慶典以來四十一事足以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聖學使主人有欣慰不足之意哲宗御運奉開名宰執讀讀官讀實訓至漢武帝南出提封焉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曰臣事陛下二十一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大防因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嗣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非仁宗以前廷事姑之禮見歡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廷也前代宮闈多不遵宮人式與廷臣相見即入閣閣有陪客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之廷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后之庭皆不預此此外戚之法也前代官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而外戚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禁中出入禁祖宗皆皆曰內庭出御後殿豈人力後亦欲冠履庭庭庭目翼於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皆簡祖宗以來燕

居必以禮節見陛下昨特禮畢具禮謝太皇太后此  
尚屬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逐寬  
惟本朝用度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職此寬仁之法  
也至於處己納諫不好政獨不尚舊好不用王猛不  
費畀以此皆祖家法所以致太年者陛下不須遠  
法前代但書行家法足以為天下哲宗其然之以相  
杜厚意而不權黨朋與范純仁進位同心戮力以相  
王室立和親擬進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怨怒  
以邀譽凡八年於茲如一顰之選信百七后曰上  
方當於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臾月吾亦就東朝矣  
未果面而崩為山陵復復命以觀文殿大學士左光  
祿大夫知題旨府等改水典軍使便其鄉社入辭皆  
宗賢於其墓曰卿暫歸鄉行即召矣未幾左正言  
上官均論其廉潔役法石正言張商英御史周執綱  
孫相繼又奏學士知隨州紀綱嚴密分司南京居  
鄂州言者又以修神宗實錄宣書其事為誣詆訛安  
州兄大吏自謂人對皆言論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  
遷法條兩原獨今處安陸為原寄聲聞之大防朴直  
為人所負三年可復相見也人患泄其語于章粹  
粹得傳之章曰紹聖四年連院鉅州團練副使安陸  
福州至虔州信而語語于章山曰吾不復南矣  
吾死汝歸吳氏尚有恩德連年七十一大忠諫歸  
葬許之乃得長七尺眉目秀整聲容如鐵自少持  
重無嗜好處事左右游息無居如對賓客每朝會  
咸稱其神聖皇曰汝之與大忠及第大防同起相  
切碑銘銘者皆冠蓋也 一本于士圖中記學者  
推曰民者為躬曰民同鄉者為黨相助說之相規

禮俗相交忠難相和而有善則善于籍有過者違約者  
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慢者變之微宗即位復其官  
高宗紹興初又復大學士贈太師宣國公諡曰正忠  
劉學士  
按宋史本傳學士字老永潯東光人兄時文臣正諫  
以書朝夕不一不問或謂君止一千兩不可少寬相惡  
正曰正以一千不可或謂君止一千兩不可少寬相惡  
東平因家焉嘉祐中擢甲科歷蘇州南宮令縣比不  
得入俗化凋敝其賦甚重輸指折稅錢五百緡兩  
折錢三十民多破產學士到部條請裁以中價轉  
運使怒謂學士之辱國語曰爾一州六邑被此苦決非  
法意但朝廷不知耳遂告於朝三司使包拯從其  
議自是捐為錢于三百緡七十有六民惟呼至泣下  
曰劉兵官治我是時學士與信都令李清河令黃辛  
皆以治行聞人稱爲河刻三令從江陵觀察推官用  
韓琦薦得館閣校勘王安石一見器異之擢檢正中  
書禮房熟諳非所好也才月餘為監察御史兼行欣  
然就職歸求入曰起養母為安居計未及陞對即  
奏論老州獄起正小人意在根富欲以市進今斷已  
得罪願少寬之又言程昞開濶河調發并迫人不堪  
命諸子陵擢升缺縣等使泗役縣民日數十人進  
訴至相州時喧然何以示四方張觀士廷老樹增南  
浙後發督賦急人情懷惡此皆欲以羨餘希賞願  
行賑實明朝廷本無聚斂之意及人見神宗面賜錢  
諭因問昞勸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昞善對曰臣  
東北之人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卜君子小  
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亦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

不在乎義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  
後陛下有勸獎之意今獨而為煩煩陛下有均役之  
意今獨以為聚斂之意有愛君之心愛國之言者皆無  
以容于其間今天下有寡于敢為有樂于無事後以  
此為善此以爲亂為亂者以進取為可恥嗜  
利者以守道為無能此風浸成漢唐儲儲必起矣惟  
君子為能天下之志臣願陛下虛心平聽審察弊  
惡閉日意以為見者今更察其非前日意以為創者  
今更用其長裕抑虛傳傳志元志遠者十苟合之  
人漸覺忠厚廉潔難進易退可與行為之十收遠與  
不及之俗使貴者大中之道則施或變化惟下號  
令之而已又言率錢助役官自舉人有十害其略曰  
天下州縣戶役重實輕不同今等以為率則非一  
法所能齊隨其宜各自立法則紛擾散慢何以前  
率一也新法南輕北重不實故今別立等第且舊籍既  
不可信今何以得其無失不獨擾擾生事忠將使富  
輸少貧輸多一也下戶少中戶多上戶役數而  
重故以助役法重中戶役而輕下戶役所不及不  
概使輸錢則為不害也中戶有可欲得錢而思上  
戶之募役不用者時時降使民何以堪命四也  
倘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則錢不可闕出而稅法必  
倚賴徵之則五也役錢已多又稅率錢以增其  
所負斯民無有悅而願為農者戶口當日耗失七也  
僉俸者又將法生害如往年通年科錢數自以  
為功也而法近有十年以上者十有一充役  
民安得之久矣今官自舉人重則民不堪輕則人

不顧不免以力數之就役九也且役人必用鄉戶家有常產者必知自愛性既易買則至有盜欺今一切雇募但得輕價浮偽之人巧詐相承何所不至于此書史中未嘗稱亦言其非爲之既作十難且劫擄之流弊不爲可謂官布清爲之既作十難且劫擄諸款深懷何謂問狀檢擄諸弊審曰爲人豈可壓于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即係所難以伸其說且曰臣得美言貢來士民之說以聞于上載也今有司違令分析是使之較是非爭勝負交口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顧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如臣言有取幸早施行若稍涉欺罔甘就寢逐不報察明日復上疏曰陛下起原言動則德福夙夜夙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至于安且治者誰致之邪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得若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闢動搖舉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進而邊鄙之擾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至于求水利行墾田併州縣興事起新難以徧舉其議則則市井屠販之人皆至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歷日而官自營之推此而往不可充言輕用名器混淆賢愚忠老成者擢之爲無能狹少優辭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盡陰用進退獨與一揆周旋之然後舉朝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備之兵未安三

邊藩幾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窮財乏經官減耗聖上憂動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有臣大臣陝陞下而大臣所用者謀大臣也疏奏安石欲軍之嶺外神宗不聽但謂益州置倉輸出知州魏興亦落職矣之語都運蔡絛奏乞貶所許之先是會吏舉鄉兵查利相市壘中難以爲惡遠人未嘗負善聲舉意惡視且儲其義以爲貴弊減什七老目爲學士墮入之憂會南於均官司農新倉置戶賣天下嗣廟依坊場割沒法政利南宗賜伯廟歲錢四十六貫徵于廟十三貫舉款一至於此往見開守張方平日獨不能爲朝廷言之邪方平暑然托舉爲美曰聞伯達商丘主祀大火火爲國家憂他所能歷世尊爲大祀徵子未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造許遠孤城死賊能悍大忠今若令承員小人規利允養潰慢何所不爲咸收徽纆實損大體欲望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從之兄方平傳人同知太常禮院元豐初改集賢校理知大宗正寺至爲開封府推官神宗開天章閣議新官制除參禮部郎中曰此南宮舍人非他曹比無出劉學者即命之俄遷右司郎中初字操每十執政分廳時諸問曰事多持兩端伺憲指聲始請以公薦聚見其決可否或不便聲所請奏以開封不擅屠事罷歸明年起爲滑州觀察使即位宣仁后同聽政召爲吏部郎中改觀書少監權侍御史上疏曰昔者周成王幼冲祥符保之臣周公太公其人也仁宗皇帝盛年嗣服用手推姪姪爲侍讀孫興元爲侍讀孫應麟之殿召使入侍侍入侍林鼎鑒在所資稟願選

忠信孝悌悌法老成之人以充勳導進之任使歲生時舉選對執誦讀說以廣聲譽而神者趨求治之志他日雖遷選進至仁宗不避茂茂陽張士溫侍郎曰國朝故事多避國音國朝初音木也故其庚辛皆避國音蓋避名豈進曰陰陽朝忌舉人不取如正月新穀必用上辛此豈可改也漢帝以反支日受章奏唐太宗以辰日哭張公謀仁宗不避庚戌日皆陛下所宜取法皆宗統之舉又言諱官御史員缺未補監奏雖滿六員專以察治官司公事而不預言責臣請增補審議詳言事時蔡確章惇在政地與同馬光不相能鞏因久早上言洪範庶徵肅時雨若五行傳政緩則冬旱今廟堂六人皆持志乖謬政之弊依違排解詭譎於外可謂不肅政令三衍幾不拔此日晝無光風雷晝晦上天警告皆非小災願選忠良通塞塞以答天威蔡確爲山陵使神宗震怒發引前夕不入宿鞏劾之不報及復回既朝視事當世之者又以陪輔王室誦告有司之煩碎以慰安民心聲謂使誠有是請不言于先朝爲不忠之罪言于今日爲取容之計誠無是請則欺君莫大于此又疏陳邊鄙大略有十論章惇因悍輕視無大臣體昔罷去初神宗更更新學制養士以千數有司立爲約束出于煩苛鞏上疏曰學校爲育材材之地教化所從由非行法之所雖雖衆聚衆聚而養之不可無法亦有禮義存焉先帝體道法超邁漢唐養士之盛比隆三代之然比以大學廢於獄訟有司緣此遂爲法禁苛苛于治獄積日多手防禁上下疑貳以

求苟免其可惟者博士諸生皆不相見教諭無所施  
實問無所從月巡所錄之書而已齊舍既不一隨經  
分錄則又易博士兼巡禮書詩博士兼巡書書等  
備錄諸問相與撰述亦或不交一言而退以防私請  
以杜賄賂學校如此當先帝所以造士之意哉治天  
下者過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  
行而應乎上若以小人處遇之彼將以小人自處  
自為而況以此行于學校之間乎願罷其制又請雜  
用經義詩賦取士復置良方正科罷諸平免役引朱  
光庭王巖叟為言官執憲數月正科罷諸平免役引朱  
百廢燬燬時人以比包拯呂晦元祐元年禮部史中  
丞蔡上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總覈下  
必有刻覈之行朝廷務在寬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  
俗懷利迎意趨和所為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  
已有過公爭先不校利害一鑒定差一路為之騷動  
者朝廷察其如此固已難之矣是以觀之大約類此  
向來黜陟數人者皆以非法接見市進害民然非欲  
使之還不省事昧者不達為枉過正豈可不為之禁  
彼諸士監司考績之制非尚書右丞選選左丞中書  
侍郎選選門下侍郎制選選御史大夫王觀政  
其非是宜仁后慈惠將加澤澤開致其力策中觀政  
曰若有人以門下侍郎為憂抑甘受之否答曰陛下  
審察賢能如此天下幸甚慈惠顧人禮示念選用  
自有公議必致誤誤曰而後是忘宗意亦所未安宣  
仁后慈惠能得補諸士學其同則事論亦才士才識  
人才難得能得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才才識

不遠而忠實有餘大也有才而難保可給以舉事又  
其次也懷邪觀望時勢改變愛此小人何終不可用  
哲安及宣仁后罷時勢改變愛此小人何終不可用  
拜尚書右僕射兼樞密院事有氣節通達明銳獨極職  
發不為利休戚勝自初輔政至為相修廢舉法辨白  
邪正專以人物處心孤直一毫不受謁請子弟親戚  
入官官令赴銓部以條調選不嘗以干朝廷與呂大  
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于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  
其柄然持心少恕勇于去惡竟為朋黨中先是邢  
恕滿官永州以書抵聲譽故與恕善各其書有來州  
佳處第在于俟休復之語排斥官如東濟傾險人也有  
求於聲不得見其書餘錄以示御史中丞鄭雍待  
御史楊畏二人方交章聲譽遂遷釋其謫上曰休  
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  
明時也又章得諸子故與聲之子許聲亦聞與之接  
辨畏謂延見接納為半寵之計以冀後福宣仁后于  
是面諭聲曰言者謂卿交通惡人為異日地卿當一  
心王室若輩者雖以宰相相之未必樂也聲遂  
退上章自辨執政亦為之言宣仁后曰華儀之初聲  
殿學士罷知鄭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云聲忠義自當  
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光庭  
亦罷七年徙大名又為鄭等所疑徙知青州給事中  
來之邵聞執論聲法地將聲職知黃州再貶光  
祿卿分司南京鄭州居住許誦諸子曰上用章得  
吾且得罪若皆鄭國事不還恐百枉但吾曹畏無  
所依正慮意在報復法令谷峻奈天下何憂形於色

無一言及還請者四年陷鄭之請貶鄭州團練副  
使新州安置惟一人從家入許道順特旨不聽生數  
月以故卒年六十八初聲與呂大防為相文及甫居  
喪在洛望眼陰險不得京官抵書那恕曰改月送  
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望得恕於處謂者益深其徒  
實禁司馬昭之之路人所知也薄之以粉墨必欲以  
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為樂心其謂司馬昭者指  
呂大防當國久移居者世以駢馬都尉為粉黛  
喜為尚主以凡庶為粉墨也恕以書示蔡頌蔡頌  
謂上書為及大防等十餘人陷其父聲謀危宗社  
引及甫書為證皆皆年十誣造于好誣人車不已  
因是欲殺聲及聲妻士聲等以為聲有密之意  
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安哲繼治邊關及甫及甫元  
祐末一德大防除權得馬昭指搆聲粉諸士嚴裏面  
白知於是請柔養其說之況愈久也又問其狀但云  
疑其事勢如此會聲卒京未及及者驗遂逐其官  
及其家屬徙英州二年死於瘴者十八徵立昭官  
大夫復又復職文版大學士大中大夫結與初贈少  
師諡曰忠肅聲嘗自功主老未嘗歸家藏書多  
自錄校得書本或手抄錄校得無幾少軒輊其兄  
三禮說諸經九種校得善校諸儒見其得失  
邇聖人經意為多其教子孫行實後文稱得曰失  
當以器識為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政能為文章  
遺囑事官官拓家居避禍以壽終

韓維

據宋史本傳韓維字持國以進士奏委禮部方值輔政不肯就大廷受命入官父喪後開門不仕宰相薦其好古嗜學安于靜退官武學士院辭不就當朝時其東臺府史館修廢修爲檢討知太常禮院禮官諫辭事東向位推諱虛室以待太祖溫成后立廟張貴妃治喪備極哀追卹位號尊執中所建宜曰集靈殿詔曰恭維曰貴維於君謂之恭執中何以得此議訖不行乞罷禮院以秘閣校理通判涇州神宗封淮陽郡王穎王維皆爲記室參軍王每事咨訪惟悉心以對至拜起進趨之容皆陳其節書與論天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王拱孫獨善閭閻引致諸郡上意萬之時禁中違使泛至諸臣家爲王擇妃維上疏曰王孝友聰明勤履法度方藝純孝以觀成德今一族授室宜歷運動履之家謹擇淑媛考古納采集今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左史史闕英宗訪除授執政曰用館閣久次及進士高第者帝曰第擇人不必要取高科執政以維對遂同修起居注侍講英宗帝初免羈簡默不言維上疏曰邇來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待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經則史可以博考訪之義窮仁義之道克成之原今禮制執事臣下傾耳以聽玉音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請執事以俟進知制誥通鑑使學司御史呂海等以濫議得罪維諫曰海等善讀書職不過欲陛下盡如先王之法而止爾請速還前詔令百官詳議以盡人情復

海等職任以全政體既而責命不出門下維又言罷黜御史事關政體而不使有司典司則卿之失無甚於此乞解銀臺司不從遂聞門待罪有請罷臺官一人進言呂海諫純仁有已試之效願復其職韓維士人范祖禹之前歸缺公輔中外以爲太重遂逐二近臣而衆知其所謂自此謀逆患者頗王爲皇太子兼右庶子神宗即位維進言曰執事各有職位當責任若若代之行事最爲大體天下大事不可爲人君說跪自先後因釋廢文公問孟子居喪之禮推後世禮文之變以伸見風帝嘉納維能開道學士韓愈中丞王陶彈宰相韓琦爲政嚴厲爲翰林學士繼言中丞王是相安得無罪若其非是安得止罷臺職合爲學士是遠也參知政事吳奎論開事出知高州維言進退大臣不當如是詔還奎官維又言執政罷免則爲降黜今復還官則爲兼進二者理難並行此以王陶罷中丞而加學士何以異立上臺還就職維援前言求去知汝州數月召兼侍講判太常寺初傷風王已薨及英宗初廟中書以爲傷風與獲美等不應敗其廟維言太祖親兄大胤子孫選舉爲宋太祖無可議者傳繼焉爲高祖然仰述功業非有所因若以所事獲美事之權有所未安宜知故使王安石方主初議持不行歷歷二年遷韓琦學士知開封府明年爲御史中丞以兄絳在樞府力辭之安石亦惡其言保甲事復使爲開封始分置八廳決程刑較下清簡韓充爲三司使帝曰維充以文學進及任須刻而告稱職可謂得人矣奏得讓學士元華

牧使者欲制舉人孔文仲對策入等以切直罷歸維言陛下母弟文仲爲一職上雖之何損臣恐賢俊解體思良結古阿諛苟合者將應隨而進爲禍不細安石金穀之輕密使文仲博求去帝曰密院事劇當除雖維在朝明曰維舉事最中臣以言不用請辭帝曰卿東宮舊人當爲以輔政對曰使臣言行數于富貴若緣舉附庸思以進非臣之願也遂出知襄州改許州七年二月召爲學士承旨人對帝曰天久不雨朕日夜焦勞奈何維曰陛下憂閭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已廣求直言退又上疏曰近畿內諸縣督常苗苗錢甚急往往鞭撻取足至伐桑爲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罹此苦若夫勦甲兵危士民億計用於荒夷之地朝廷處之不疑行之甚銳至於備除租稅寬裕通官以救悉苦之民則運運而不肯望望陛下書自英衡行之過於寒人猶念過於殺人上也懷德即命維草詔求寬其路曰君者德祿不得於理與詒誤非其情與賦斂失其節與忠言諫論響於上聞而阿諛蔽蔽以成其私者與與詔出人情大悅有旨體量市易免刑刑病權罷方田保甲是日乃兩王安石罷會終入相加崇明學士知河陽復知許州帝幸善陽遂致政殿學士曾公亮官制稱其純明亮直帝令改命詞維知帝意請提舉嵩山崇福宮帝崩則陸閭庭宜仁仁后手詔尋恩遇諫對曰人情實則思富則思樂困則思忠思忠則思退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當以惠民爲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自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弊害通推此而廣之盡減而行之



則子孫載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起知陳州未行召參侍讀加大學士常言先帝以夏國主棄常廢故典問罪之師今既復位有蕃臣禮宜還其故地因陳兵不可不息者三處不可不樂者五又言仁宗選建儲嗣一時忠勳皆被廢跡范鎮首開此議宣稱不及願褒顯其功鎮于是復起用元祐更役法命維詳定時四方書疏多言其便維謂司馬光曰小人議論希意迎合不可不察成都轉運判官蔡瞻附會定差維惡而劾之執政欲廢王安石新經義維以當與先儒之說並行論者服其平拜門下侍郎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士農更教之折簡密詢上官均語世路艱叟分析維曰臣下折簡聚談更相督責乃是相率爲善何害於理若瑣瑣責善懼於國事無益也維處東省驗年有品之者密爲譴詆詔分司南京尚書右司王存抗發策前日維得罪知其進臣竊爲朝廷惜乃遣大學士知鄆州兄絳爲之請改汝州久之以太子少傅致仕轉少師絳聖中坐元祐黨降左朝議大夫再謫徙信軍節度副使均州安置諸子乞納官資聽父里居哲宗嘗奏劉翥許之元符元年以奉府成宮復左朝議大夫是歲卒年八十二徽宗初悉追復舊官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二百二十六卷目錄

公輔部名臣列傳四十六

宋十二

許將

蘇頌

劉奉世

傅堯俞

范百祿

韓忠彥

官常典第二百二十六卷

公輔部名臣列傳四十六

宋十二

許將

按宋史本傳將字冲元福州閩人舉進士第一歐陽修讀其賦謂曰君霸氣似沂公未可量也嘗書駱廣軍刊官代還嘗試館職辭曰起家爲官本代耕爾願以守職餘日讀所未見書章相濟其志以通判明州神宗召對除集賢校理同知禮院編修中書條例自太常丞常轉博士超改右正言明日直舍人院又明日判流內銓皆神宗特命舉朝榮之初選人調擬先南曹次考功終核無法吏得錄文爲難選者又不得訴長吏將奉提南曹聞公舍以待來訴者士無難難通知知諸特初不試而命之契丹以兵二十萬壓代州境遣使請代地或謂之使不致行以命將將入對曰臣得使侍朝廷大議不吝不知萬一北人言及代州事不有以折之則傷國體遂命將南遷密院問文書及至北境人踰屋棟舉觀曰看南朝狀元及

建射將光敏的契丹使蕭福館客諸果以代州爲開

將陸問客福又曰界未定願和好諸重吾且在

大國分畫契將曰此事中飭邊臣不可何以使爲

福想不能對歸報神宗喜之以將知管西院置

士院同尚書兵部將河北後中陝西河東行前社

楚槍仗手雖有兵籍其多與年月不均以致開按

無法將一切整頓之選將林士權知開封府爲同

選所忌會治太學廣置諸生無罪者蔡瑋舒置

因陷之遂其父子入御史府論月得新整知新州明

年以說圖閣待制起知秦州改揚州又改鄆州上元

張燈更蕭爲盜者繫獄將曰是提其自新之路也悉

疑遣之自是民無一人犯法三閭宮父老歎曰自

王沂公後五十六年始再見獄空耳郡俗士千喜衆

肆以誘官政將雖非等其俗自惡官爲兵部侍郎上

疏言兵指於形勢之內最影而易知隱於權用之末

最微而難能此天下之至機也是以治兵有制名雖

不同從而權之方而圖之便爲衆者一人車馬有數

用雖不同合而分之散而數之取西方猶跬步制器

有度工雖不同左而右之近而遠之運乘奔衝掌經

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此又條奏八事以爲兵之事

有三曰禁兵曰廩兵曰民兵兵之事有三曰養馬曰

市馬曰牧馬兵器之事有二曰繕作曰給用及西方

用兵神宗遠近待同兵馬之數將立其上之明日訪

樞臣不能對也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元祐二

年再爲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丞將自以在先朝

爲侍從每計恩惠舊章以聞中旨用王文和趙忠頌

軍執政後復用張利一張守約將紹興執政則滿復

審疏利一不可用言者論其窺伺主善街直與友

爲資政殿學士知定州移揚州又移大名府會黃河

東北議未決將曰度今之利謂宜因樂村之口以

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塞大名諸

口之患俟水大至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

塞不足以受之則樂村之口可以止而前不能相奪則

各因其自流以待之銘聖初入爲吏部尚書上疏乞

依元豐節定北都夏至親赴拜尚書上奏中書侍郎

章惇爲相與蔡卞同計羅織貶竊元祐諸臣奏司

馬光墓哲宗以問將對曰蔡人之黨非盛德事方黨

之但願宗以來未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

以未嘗觀數大臣也哲宗怒難之將嘗議止夏人罪

以淳熙近夏而地廣謀帥尤難名用章奏果有成功

崇寧元年進門下侍郎累官全紫光緒大未推定都

郡州邊臣欲舉帥渡河朝議難之將謂外國不可

以喪信而兵機有不可失既已成其願遂從之未幾

提舉至將以復河湟功轉特進凡居政地十年御史

中丞未嘗取將著遺章表析文句以爲勝且謂將左

顧右視見利則則幡然改圖初無定論元祐間書爲

不略則盡更元豐之所守略聖初復業約輔則陰匿

元祐之所爲述至建中尚此旨居則紹聖之所爲已

皆非矣強顏今日又復倫安則建中之所爲亦隨改

焉述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南陽言者不己降黃政

殿學士知福州府移大名加觀文殿學士奉國軍節

度使在大名六年數告老召爲神祠觀使政和初卒

年七十五諡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文定

## 傳使命

按宋史本傳使命字欽之本鄞州項城人徙嘉州清源十歲能爲文及登第爲宋冠石介每遇之使命未嘗不在介曰若少年決科不以游戲爲娛何也使命曰性不喜嬉游非有他爾介歎思奇之嘗監西京投院事薛尚書夢夏璋者謂曰子有清議雅度文約而理盡卿相才也知新恩縣縣遷太常博士嘉祐末爲監察御史劾國公王主謀李璋爲家監聚德吉張承照所聞與夫不相中仁宗斥二人於外未幾復還主家出璋知鄆州使命言主特覺薄其夫陛下乃皇儲而還隸臣甚悼憐爲四方笑後何以論議安乎皇儲適至吳清證奏富民人鞠治無狀有司須清辦內侍主者不遺使命言陛下惜清恐不復聞外事矣臣以爲不若使付外暴其是非而行實罰則事之上聞者皆實乃所以廣親睦也理而不問則譴者肆行民無所措手足向欲求治得乎內侍李允恭朱絳昭注任其子趙繼竄逐次當富天章閣蔡世寧李內藏而以珠私示內人使命以爲嚴寵恩倖遺失宮防之於漸悉勸之時之國用言利者爭獻富國計使命奏曰今度支歲用不足誠不可忍然欲救其弊在陛下宜曰儉刻財先天下無奢費時勿害商旅如是可矣不然徒欲得思爲之無益矣敕者用則天下始矣仁宗春秋高前未立使命請建宗室之賢以慰天下望及英宗爲皇子有司購供饌仁宗未知免使命陛下既以宗廟之事建皇嗣直以家人禮使皇子朝夕侍側左右以通恩義之誠今遇過有國非所以親親觀事體本也於是防有司俱具甚厚英宗卽位稱威

中侍御史遷起居舍人至太后與英宗同聽政矣英宗有疾既平英宗上書皇后太后滿殿久之聞內侍任守忠有譖聞語命英宗太后曰外間物論紛紜兩宮之情未通臣謂天下之可信者無大於以天下與人亦無大於受天下以公況皇帝以明府之寶賈通古今而受人之天下乎知詔誤謾人則忠孝之聲並降矣於是皇太后還政遂守忠免命言於英宗曰皇太后給事左右之人宜肅錄其勤勞少加恩惠上慰母后下安反側且守忠已去其餘不問可也還右司諫同知譚院英宗召還免命言中對免命曰東廡并英宗傾身東向以待每奏事退多日送之舊問曰多士盈庭孰忠孰邪免命曰大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英宗納其言時英宗初親庶政猶謙讓任大臣免命言大臣之旨是陛下偶以爲然而行之可也蓋其非失從而徇之則人主之柄安在願君臣之際是是非非毋相面從從衆議無所適莫則威柄歸陛下免嘗因論事英宗曰卿何不言蔡襄對曰若某有罪何不自正典刑安用臣言英宗曰欲使愛諫言以公議出之對曰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襄辦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爲諫官使臣受言言事臣不敢陝西言近邊熟戶逃走詔以內侍奉若愚等爲陝西四路幹辦轉運使招納賊一入奉事免命言此妄陳跡陳使賊且若愚等陛下不信其言則如不用言必見從則邊陲之權移於四人矣英宗體之大臣遂大譴免命授史官稱其言人情體文皆大謬免命待御史呂同上下十餘條其言極切主議者知憫憫不可遽逐易考稱說免命又言

親非父母而何亦不可也夫愚義存亡一也先帝既以陛下爲子當是時設嚴王尚無恙陛下得以父名之子又因水災言儲宗憲則水不潤下得以義父爲皇考於仁宗之前備統其後爲免命與趙鼎使契丹比還御史海呂大防劾罷之旨以諫議罷罷復除免命待御史知雜事免命拜疏求罷去英宗面而語之免命言壽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因再拜辭英宗將然曰是果不可留也遂出知和州道判物衆乘間問曰公以臣言居此何爲未嘗言及御史時事免命曰前曰言職也豈非已哉今日爲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帖帖起言問曰之詞政與非謬何異神宗卽位徙知廣州嘉祐三年至京師王安石素惡之義方行新法謂之曰舉朝紛紛後君來久矣將以待禮讓處君若免命曰新法世以爲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平生未嘗好欺欺以爲王安石信之但投直昭文館權鹽鐵副使俄出爲河北轉運使改知江寧府性解言仁廟一室與參祖太宗言爲百代不遷之王從許州河陽徐州再成六移官困於道路詔不爲時所容請提舉崇福宮先是徐人患有疫文休發者免命以事未白不受辭遂免休休免命坐不卽補則官職稍遲免命陽奉若愚雖持行不可免於是免出迎避禮召爲忠義大夫出納使命命可以居其官矣得職其職職寒者必曰至康中治事凡十年拒召立自明州召爲祿壽司監嘗侍講禁中吏部侍郎卽御史中丞奏言人才能不能知使臣補大遣以輪船載薪者攻火以平庶政舉直指斥以正大臣雖不才不敢不盡力若使與人陰私人細數則非

臣所能亦非臣之志也御史張錦民以言事歷說堯  
俞更舉御史堯俞封還詔書詔書齊氏不聽即以堯  
俞爲吏部侍郎堯俞不可遂以龍圖閣待制知陳州  
未幾復爲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前宰相蔡確坐詩詠  
謫貶新州宰執侍從以下罷者七八人御史爲之  
一空堯俞曰確之黨其尤者固宜逐其餘可以一切  
逐之且言以陛下盛德而乃於此不能平願聽之如  
蚊蚋之過耳無以爲微之件以奸太和平之氣事至  
以無心應之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也水官李  
儒議大河可從舊材導之還故道堯俞言河事雖不  
可喻度然此使按之皆言非便而儒又謀急不肯  
任責豈可以遽興大役朝廷遂備陳議吏部尙書  
兼侍讀元祐四年拜中書侍郎六年卒年六十八神  
宗與太后太后哭臨之太皇太后語輔臣曰傳侍郎  
濟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倘以相連至足  
乎附銀青光祿大夫諡曰獻簡昭聖中以元祐黨人  
奪贈諡者多黨禍後黨綱解下詔褒贈錄其子堯俞  
厚重言其過人不設城府人自不忍欺論事若前略  
無回鑿退與人言不復有於其言初自陳官補郡衆  
疑法令有未安者必有所不從堯俞一切遵之曰君  
子素其位而行誦官有言責也郡知守法而已餘諸  
守使侵用公錢堯俞至高爲之未足而去後守移文堯  
俞侵用公錢貴常而堯俞所用手不贊司馬光嘗語  
河南郭善曰清直勇之德人所難兼吾於飲之見焉  
雍曰飲之清而不提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爲難爾  
蘇頌

按宋史本傳領字子容泉州南安人父神卿湖州丹

丘八司馬集文

陽因居之第進士歷伯州觀察推官知江寧縣時  
建業李氏復稅賦國籍一皆無籍每發徵高下出  
吏手須因治訟也事互聞民罷于達識其詳及定  
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逐鄉之口改有某產何不  
言民疑擾皆不敢復訟則刷風氣成賦一邑而而易  
行諸令視以爲法至領其民拜庭下以謝凡民有忿  
爭願輸以鄉黨宜相親善者以小忿而失歡心一旦  
緩急將何賴焉民往謂去或半途思其言而止時  
監司王肅王樞楊紘於部吏少許可及觀親親設則  
曰非吾所及也謂南京留守推官雷守歐陽修委以  
政曰子容處事精審一經聞覽則修不復省矣時杜  
衍老居睢陽見頌深器之曰知君其所需不可得而  
親識者何又自謂生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小官  
以至爲侍從宰相所以施設出處悉以語頌曰以子  
相知且知子真曰必爲此官老父非以自矜也故頌  
後歷政略似衍云皇祐五年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  
常禮院至和中文彥博爲相請遷家廟事下太常頌  
議以爲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廬是有土者乃  
爲廟祭也有田則有葬無土無葬則子孫無以繼承  
宗祀是有廟者止於其躬子孫無葬力廢也若參  
合古今之制依約封葬之令爲之等差務以土田然  
後廟制可議否猶未也即請考唐虞夏禮堂廟襲儀  
止用嚴器常而己嘉祐中諸禮院議立故郭皇后  
神御殿於景靈宮頌謂中書院議立故郭皇后  
此則無可廢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是長秋僅獨一紀  
違事先后祗奉靈圖此則有不當廢之悔又云可追  
復皇后其神廟論聞臣等此則有合廟制及議廟之

奏請附郭皇后於后廟以成追復之運矣論未定宰  
相曾公亮問曰郭后上元妃若附廟則事體事矣頌  
曰國朝三聖聖恩浩沕元妃事體正相類今止附后  
廟則豈得有同異之公亮曰議者以謂追復后后  
是恐爲後世配祀之意頌曰若加一懷慈惠之議則  
不爲過矣夫公亮意運集贊授理增修事緒頌在樞  
下九年奉祖母及母養姑姊妹與外族數十人甘旨  
睦怡婚嫁以時妻子衣食常不絕而處之甚如富  
貴稱頌爲古君子及與諸婦爲相與共其謙退以知  
頌州通判赴忠志未遠隨降者所至與守說頌待之  
以禮具盡誠意至忠誠泣曰身經現人然見義則服  
平生誠服者惟公與韓魏公耳仁宗廟建山陵有司  
以不時難得之物屬諸郭節曰遺諸節從儉約豈有  
土不產而可盛賦乎某其有無事亦隨集美宗即位  
召提點開封府界諸縣公事頌言周制六軍出於  
大都在三畿四郭之地唐設十二衛亦散布畿內郭  
縣又以開內諸府分隸之皆所以臨制四方爲國藩  
衛國朝禁兵多屯京師及畿內東南諸縣雖饋運爲  
便而西邊武備疎闕今中軍長短稱門要衝一郡縣  
置皆由此而舊不屯兵固無防守請置營益兵以備  
非常明年饑民果集處犯長垣戍官吏如燭蠟頌又  
請以機密多募爲縣令嚴最法以謂巡檢縣尉但能  
捕盜而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人不爲盜者縣令也  
且民懼制節之害而不爲盜不任其責可乎應度支判  
官送契丹使指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巡邏不動州  
兵欲入救閉門不納徐使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人  
洶洶喧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賴頌安解而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二百二十六卷公輔部

第二七五篇 之〇六葉

止遂聞京師神宗疑爲頗使遣人奏稱善久之命駕  
淮南繼遣使令起居注權知制誥知通鑑修纂司司  
審判院時值金川張仲宣坐枉法贓罪至死法官按  
李希範何林各繫南海島頭奉曰希範仲宣均爲枉  
法情有輕重希範却台受錄數百千額外度仲宣  
所部金坑等處巡檢究其利甚微士人憐與仲宣  
刑不上大夫仲宣官至五品今貸死而繫之使與徒隸  
爲伍觀其人無可於斯事者汗降衣冠耳遂免杖繫  
流海外遂爲定法又言提舉有苗官不能體朝廷之  
意遂引爭判務爲煩擾且與諸司不相臨統文移同  
異州縣其知進使之與當平糶役一切付之監司改  
提舉爲之屬則事有統一而於更張之政無所損也  
不從大臣奏秀州判官李定召兄權太子中允除監  
察御史兼未敢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頗當制  
頗奏願宗廟天下初定故不起孤遠而登顯要者真  
宗以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舊品今定不由  
才度寬格然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未敢  
具草奏至李太師亦封還神宗曰去年諸事有闕  
臺御史臺奏舉不拘官職高下頗與大臨對曰從前  
臺官於太常遇上下中行員外郎以下累充後爲  
難得表仗相當故朝廷特開此制止是不限博士員  
郎并諸選人亦許奏舉若不拘官職高下并選人在  
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爲舉人不必要更改中末有  
今定改宗官已足優恩更史之憲意先朝以來未

此比伴門一啓則士學奔競之人希望不次之擢  
冠名器有限焉得人人盡其意欲就表已於是爲  
修和制誥諸臣部中滿下謂頗及數求大臨爲  
三舍人康餘知婺州方治相廬江水暴迅舟楫欲覆  
母在舟中幾溺失頗憂裝赴水救之母怒自止母再  
及岸母乃獲人以爲純孝所感從率州有妻補當  
杖而笞每旬檢之未愈遂擢鄧元孚謂頗于曰拜公  
高明以政稱豈可爲一婦所給但爾賢如法檢自不  
誣失頗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  
有觀望或致有悔既而婦死元孚慙曰我輩狹小豈  
可測公之心也加集賢院學士知應天府召爲卿  
書諸人曰子容吾鄉里先達初一語我執政可得也  
書監知通鑑銀書以某以越越退知杭州一日出遇百  
餘人哀訴曰某以轉運司貢通市易將錢後因舊發  
雖死無以償頗曰吾將汝使汝營生奉衣食之餘悉  
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謝不敢負果如期而  
足頗宴客有美堂或召將兵欲頗密使捕獲頗十  
萬荷杖付獄中地夕會數生客不知也及修兩朝正  
史轉右諫議大夫使契丹冬至其國曆後宋曆一  
日北人問孰爲是頗曰歷家算術小異遂遂不同如  
亥時節氣交備是今夕若論較刻則屬于時爲明日  
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歷可也北人以爲然便還以奏  
神宗嘉曰朕嘗思之此最難處而日所誦典中國章禮  
山川人情向背對相權和日下權和中國章禮  
義以維持其政上被漢武有權武之意言漢武帝  
自謂高皇帝通祚不城之憂延久動征討而匈奴終

不服至宣帝帝呼韓單于稱臣獨漢唐中葉以後河  
湟陷於吐蕃思每讀自親政書慨然有收復之意至  
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於有司由此觀之外國之  
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頗意蓋有所謂神宗  
宗之元體初權知開封府非繼繼執事京師法度須  
彈壓當以杜援惡吏治之非毫釐頃刻之比有僧犯  
法事遂詳符命李純顯聖不治御史舒實糾其故縱  
貶歸善知澤州初頗在開封國子博士陳世儒奏  
李惡世儒惡母欲其死惡世儒曰博士一曰持喪當  
厚餽汝既而母爲婢所殺聞封獄注吏謂李不  
明言彼殺法不至死或謂頗欲寬世儒大紳帝召  
頗曰此人僧大忿當窮其情曰事在有司臣固不敢  
言寬亦不敢論之使事獄久不決至足持之天理意  
頗前次請求移御史臺遂成對御史曰公還自三司  
重困尋曰曰或人死不可爲己若自語以復罪何傷  
乎即手書數百言伏其怒帝覽奏體以爲疑反覓究  
實乃大理寺書樞民深誦其又傳我由是事得白  
同列贊以書問人語及世儒憤憤事頗然曰然以足  
爲泄微情能節未便知河海或知汝州入辭帝曰朕  
知卿然然每欲知卿爲事奪命也大卿道還入而自  
明顯彰官榜名列尚書吏部奏請定其制頗爲吏部  
主文選兵部主武選神宗謂二代兩制無文武之  
別誠者不知所處也二周制吏部有二三等法分品  
秩而掌其事今欲文治一歸吏部則官分左右曹掌  
之每選更以官秩分治於是吏部始有契丹通好八十  
餘年盟誓聘使禮聘儀式皆無所考據但使書者

遲延不早成耳然以卿度此書何時可就願日須一二年日果然非難不能如是之敏也及書成帝讀序引嘉日正額序并之文賜名爲衡信錄室嘗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頌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宗子主祭承重之義則貴賤從而異制匹夫庶人亦何預焉近代不世爵宗廟因而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宗子孫無以異也今五服制雖爲祖父爲長子猶新衰三年生而情緒則一死而喪服則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世俗之論乃以三年之喪爲承重不知爲承大宗之重也臣聞慶曆中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乞詔禮官博士參議議律令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爲宗子繼祖者以異於衆子孫之法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違禮教也除吏部侍郎郎還光祿大夫遺母喪喪道中貴人唱勞賜曰金千兩元祐初拜刑部尚書遷吏部中貴人唱勞賜曰金千兩元祐初拜詔史官宋新舊唐書中君臣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召經筵官選非滿漢日進漢唐故事一條頗每進可爲規戒有補時事者必違己意反復言之又謂人主聰明不可有所蔽有則偏偏則爲患大矣今守成之際應以無心則無不治每進漢至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勸人主之意既又請別製漢儀備命頒提舉卿既遷於法曆以吏部令史碑公慶曆算術有巧思奏用之授以法爲臺三層上設渾儀中設渾象下設司辰儀以一機激水轉輪不假人力時至刻漏則司辰出告辰星展度所次占候測驗不差尋

刻畫夜漏明官可推見前此未有也頃前後掌四選五年每選入改官吏未滿期故爲補滿額致曰某官某事當官不得仍引合用條格具奏無過滿格同上自是吏不得越等許生止取拔換便自指窮訴者自是不得不服職必任復計難度可行行之苟有疑則爲奏請或建日都堂故選官多感德其不得所欲者亦心服而去遂補翰林士承自五年擢尚書左丞嘗行樞密事遷御史中丞奏得諫官里青已死國人不和所立吏升官起絕忠者謹信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動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議如其請願曰事未可知其起絕忠者謹信可任願無損威重乎徐觀其變或疑其定而無辭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青果無忌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頗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自官守法職職實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遂成錫場之臣遂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買馬殿知蘇州頗言易在御史名敢言既爲監可矣今因缺令反下遂爲州不可爭論未決諫官楊長來之仰謂權謂命領廷上章辭伯罷爲觀文殿大學士集議衆復應出知揚州從河南解不行告老以中太一宮使居京口紹聖四年拜太一宮少師致仕方頗執政時見京宗幼諸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各得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誰能奏宣仁后必再舉御史有言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周然勸諸哲宗曰頃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服立進太子太保府事趙鼎公建中靖國元年夏至自阜遠表明日年八十一詔親視朝二日贈司空諡壽

局間遑不與人校短長以禮法自持雖貴未嘗如家士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子之說至於國緯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遍尤明典故喜爲人言書畫不絕朝廷有所制作必爲而正焉嘗議學校博士分經試諸生以行轡爲升俊之路議者欲先行實而後文藝去偏封庸祿之法使有司參考其素行日州縣始唐後復鄭賈里選之選觀論者建之

范百鍊

按宋史范傳傳錄從子百鍊字子功鎮兄鑑之子也第進士又舉才議策茂科治平中水災大臣方議賑百鍊對策曰開宗廟廣祭祀則水不潤下昔漢哀帝其皇河南福川大水孝安帝幸皇京師郡國二十九大水蓋大宗隆小宗殺宗廟重祀輕今宜殺而隆宜而重是皆先王之禮雖一倖則人心失而天意蹙蹙與所由起也對人三等殿舉中郭崇魯爲御史辭不就提點江東利將路刑獄加直學賢民州武守周永鑑以開散百路請復至道故事用文吏領兵以轄邊界從之熊本治邊警事與實力周濟降神將賈昌言欲殺以爲功百鍊論之不聽注謂本日殺降不詳活千人者封子孫余何容矜乎積境內平本變然即撤止之七年召知諫院范履端請議急務救違法令之未便者以救將死之民論手實法曰造簿手實許令告匭戶令雖有手實之文而未嘗行蓋謂使人自占必不以實告而明許告者人將爲仇然則通義絕之風喪矣五路重三十七將軍督所部兵至許詳置布衣參謀百鍊察其中或以恩澤市或以聚散收或未經過方或起於羣盜連列其亡狀

者十四人請仍舊制在額數開條付之州縣事多施行與徐除治李士東獄案士東受感賞特敘不執坐罪死不放歸石士寧以爲無罪執政主簿貶百祿監宿州酒元豐末入爲司門吏部郎中起居部郎哲宗立臺中書舍人司馬光復差役法忠惠受賕欲加流配百祿固爭曰民今日執事受謝於人明日提役則以財賄人苟繼以重典豈面縹衣必將充塞道路光懼曰微君言吾不悉也遂已元祐元年爲刑部侍郎諸部以故開撥轉司刑者請議法官曰宜貸光曰殺人不可死法廢矣百祿曰謂之殺人則可若制刑以爲無足疑原情以爲無足憫則不可今樂之死則一殺之科自是遂無足疑者矣時又詔天下獄不當濫而議者抵罪有司難於請至枉情以求合法百祿曰嚴軍之法非可疑可憫而議者免駁簡元豐則刑之近則有奏劾之說故官吏畏避不憚論殺因修五年死貸之數以開門下省督獄正當貸者又例在有司者還中書百祿又爭之後悉從其請改吏部侍郎議者欲汰舊吏臣大防迎擊其半百祿曰不可爲半則失重者矣不若以清治之自今國史勿補不數歲減新遇半矣不聽都水主者先議曰河故道大防意向之命百祿行視百祿以東流高仰而河勢順下不可同即馳奏所以然之狀且取神宗詔令勿塞故道者併上之大防稍謂大防東流中國之險限今增濬既豫界河邊遂河且北注矣百祿言塘決有限濬之名無實塞之實使河徙而北故始有下流之憂乃吾之利也先帝明詔具在奈何妄動濬之乃止僕象侍讀進給林學士爲帝言分別邪正之目凡導人主

以某事者爲公正某事者爲姦邪以類相反凡二十條條頗顯新事以觀其情則邪正分矣以鞫國司直學士知諫對府縣於民事微無弊因優吏以開空聞百祿曰千里之微無一人之微此至守之仁非尹功也不許數月復爲翰林學士拜中書侍郎是歲郊祀儀合祭天地禮官以吳天有成命爲言百祿曰此三代之禮奈何復欲合祭乎成命之頌祝天祚地均歡此詩亦如春夏祈穀而歌德澤亦豈爲一祭哉爭久不決質於帝前帝相曰百祿之言禮經也今日之用權制也陛下始郊見宜以並事天地爲恭於是合祭熙河節言阿里骨醜暴且病溫溪心八族皆思內附可以計納百祿曰中國以信撫四夷阿里骨未有過溪心虛實未可知無畫而動非策也又請遷案納達等三城百祿曰是皆良民爲必爭之地我既城之若賊騎時出我何以耕後雖欲棄之爲費已甚亦不能矣帝皆從之右僕射蘇轍奏積陰陰書免百祿以同省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徙河陽河南徙年六十五贈銀青光祿大夫子祖述監州酒稅縣獄探聞其獄治死囚州人以爲神知並縣東南山導水入洛縣無水患文彥博稱其能以父禮黑籍監中岳廟久之通判涇州知州秦能黃甘葛舉之貢主西管西都御史唐庚度多難避地至汝州改守子機邀與共守於是旁郡盡陷汝獨得全累官朝議大夫卒從弟祖禹

劉奉世

按宋史劉敞傳敞字奉世字仲鴻天資闊重有法度中進士第熙寧三年初置樞密院諸房檢詳文字以

太子中允居吏房先是進奏院每五日具定本報狀上樞密院樞密得之四方而邸吏輒先期報下成端爲家者以入都置奉世乞革定本實制但以通聞應報從之神宗稱其奉職不苟如本集實錄理檢正中書戶房公事改刑房進直史館國史院編修官大理治相州獄獄官黃華以口奉世奉世曰君自以法從事毋謂曰殺殺律以是文致奉世左界國史院編修院久之爲吏部員外郎元祐初歷度支左司郎中起居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戶部吏部侍郎權戶部尚書七年拜樞密直學士中書院事哲宗親政用二內侍爲押班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之帝謂有近例奉世曰雖有先例余人不不可戶曉願以奉先施行爲非耳帝爲及會既而章惇當國奉世乞免去給監元年以端明殿學士知成德軍或定州歸年知成都府還都人觀戰連重領邪之狀帝將賜其來會布曰元祐變先朝法無一毫者若其有力者最爲編網恐不足見遂不許明年黃光祿少卿分司南京居樞州御史中丞郭思誠奉世合劾郭思誠大臣解曰樞防無報送登政府傳臣隨國國制使臣等立並還其官職知定州大名府朝州崇寧初再奪職居沂兗以救得歸政和二年復端明殿學士嘉祐十三年奉世優於吏治向安養文詞雅潔最稱讀書嘗云家世儒知事君內名不虛傳文字大爲公論而己得喪常理也嘗知某郡人難善養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

韓忠彥

按宋史韓琦傳琦字忠彥字師朴少以父任爲將作

監解復舉進士琦嚴政忠彥以秘書丞召試館職除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爲開封府判官三司鹽鐵判官出通判太寧軍召遷爲戶部判官琦嚴服除爲道龍圖閣直學士開封府判官蘇州朝廷以夏人因廢其主乘常用兵西方既下米脂等城皆數十夏人求救於遼遣人移書繼至會遣使賀遼主生辰神宗以命忠彥嚴以給事中奉使遼道趙資睦廷之語及西事忠彥曰此小役也何問爲遼主使其臣王言數燕於館言數問夏國胡罪而中國兵不解無失兩朝之權則善矣忠彥曰問罪西夏於一國之好何預乎使遼時官制行章傳爲門下侍郎奏給事中東省屬官封駁宜先舉而後上忠彥奏朝廷之事執政之所行也事當封駁則與執政固已異矣尙何喜議之有詔從其請左僕射王珪爲南郊大禮使事之當下者自從其所書旨忠彥以官制駁之曰今事於南郊者大禮使既不從中書旨處分出一時者又不從中書奏審官制之行曾未期月而廟堂自渝之後將若之何乃諱事無鉅細必經三省而後行拜禮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定州元祐中召爲戶部尚書擢尚書左丞弟薦爲尚主改同知樞密院事遷知院事哲宗親政更用大臣言者觀望事言垂簾時事忠彥言哲宗仁宗始政當時亦多譏斥章獻時事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放館降下能法仁親用心則善矣以樞文殿學士知真定府移定州忠彥在西府以用兵西方非是願以所取之地棄還之以息民力至是言者以爲言陳資政殿學士改知大名府徽宗即位以吏部尚書召拜門下侍郎忠彥陳四事一日廣仁恩二日開言路

三曰去疑似四曰戒用兵論月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用忠彥言數下詔獨天下通貢靈遠人而觀教之忠直敢言若知名之士稍見收用遂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樞密公而曾布爲右相多不協言事者助布排忠彥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又以欽聖欲復廢后爲忠彥罪再降大中大夫懷州居住又論忠彥在相位不應舉漳州蒲崇信軍節度副使漳州居住遂復漳州文誦福州團練副使復大中大夫遂以宣奉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二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一百二十七卷目錄

公輔部名臣列傳四十七

宋十三

李綱

官常典第一百二十七卷

公輔部名臣列傳四十七

宋十三

李綱

按宋史本傳綱字伯紀邵武人也自其祖始居無錫父獲後起罷權殿中侍御史以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遷起居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上疏言除氣太盛當以災賊外患為憂朝廷惡其言謫臨南劍州沙縣稅務七年為太常少卿時金人渝盟邊報至朝廷議避敵之計詔起師動王命皇太子為開封牧令侍從各具所見以聞綱上策或五策具說所善給事中吳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牽以牽守之在乎綱曰敵猖獗如此非傳以信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東官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以守宗社可也公以獻納論思為執政不為上極言之敏曰監表可乎綱曰盡宗室之而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少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王上聰明仁恕公言萬一能行將

見令人悔禍宗社底寧天下受其賜豈日敏請對其遺所以因言李綱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云皇上宗社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期成功於萬一歲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舊陛下守宗社政務土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疏上內禪之議乃決欽宗即位綱上封事謂方今中國弊病君子道消法度紀綱漸弛無復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諸諫議內發使君子之遺長以祗道若皇帝付託之意名對進和殿上進謂綱曰朕頃在東京見卿論水災疏今尚能聞之李綱使令諫諍則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以吳敏為行營副使綱為參謀官金將幹離不兵渡河微宗幸東幸幸執議請上暫避敵鋒綱曰道君皇帝聖宗社以授陛下而而去之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地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有綱曰朝廷以高爵厚祿奉大臣盡將用之於有事之日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公然藉其位豈無將士以抗敵鋒乎其職也時中忿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敵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僅使治兵願以死戰乃以綱為尚書右丞丞執守避敵之意旨以綱為東京留守綱為上方策論曰不可去之意旨言明皇間遼陽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設於敵手范

觀萬以為臣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援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陛下奈何輕舉以貽明皇之厲哉乎上意頗悟令內侍令中宮已行上色憂令卒登殿執手意不能舍綱流涕拜死遂上上顧綱曰朕今為卿盡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令有疎虞綱惶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狩綱則辭極懇求與已親矣綱遂呼衆衛曰卿等願守宗社乎願從李綱乎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南徙或行何也上曰順父母妻子皆在郾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殺降陛下與我為衛敵兵已聞知東與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上哀憐遂命輟行綱傳旨遠左右曰敢復有言去者斬綱等皆拜呼萬歲六軍聞之無不感泣流涕命綱為親征行營使以便宣從事綱治守戰之其不數日而軍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填城而上不計數十餘人殺其衆數千人金人知有備又聞上已內禪乃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上遣李稅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稅怯懦而誤國事也上不忍竟使稅往金人須金幣以千萬計求到太原中山河間地以親王李相為質稅受事自不措一辭還報綱謂所索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則何以立立至於是遣宣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親王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留數日大臣四集復軍事深入難不得所欲亦將遂歸此時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幸執綱徐議之綱則謂則謂書臣行所求皆與之矣帝弗康王少保張邦昌為質時朝廷日輸金幣而金人需求不